

州託侯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勦吳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

僧辯預知弘正南史

侯景陷臺城周弘正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謀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誰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乃見

天穆識寬必來 北史

楊寬魏孝莊帝時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太宰士黨王元天穆討平耶果寬與爾朱為後拒眾議不同乃而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吐逆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託侯騎白寬至天穆撫解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遂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葛榮識高歡 北史

高歡字賀六渾魏孝莊帝時歸葛榮居遼東第三鎮酋長嘗在葛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詠兆曰爾非其正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

姜謩預知唐公唐書

姜謩為晉陽長見唐公李淵私謂所親曰隋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相結託及薛舉寇秦州詔謩安撫隴外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謩老矣幸一見踐祚死不恨唐公納之薛舉平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緋衣綿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靖之謩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息人喜曰不意復見大平官府

玄齡表留如晦唐書

杜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華其真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隸於府長史時府屬多外注主惠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

穎士獎掖名士唐書

是情如勝王佐才也大主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知爾無功者王驚曰非公言吾幾失之因表留之

蕭穎士字茂挺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湜陸涓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昔兄事元德秀而友設寅穎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設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

裴度論光顏唐書

唐憲宗興師討蔡以裴度執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憲宗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

多遜知李穆不易節 宋史

李穆字孟雍太祖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為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

呂文穆知富弼必相 事文類聚

宋富弼之父甚貧太宗時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

安禮知禧必敗 宋史

安禮字和甫宋神宗元豐四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徐禧計

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舊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琦論安石處翰林有餘 宋史

韓琦字稚圭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判相州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

吳奎正言安石 宋史

神宗立吳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

瑩中識蔡京為貴人 事文類聚

宋徽宗時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果日照耀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目不瞬真大貴人也

吳淵識汪立信必貴 宋史

汪立信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為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累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萬里素天祥 宋史

萬里素天祥九年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素天祥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子乎君其勉之

月魯知張楨剛介 元史

張楨字約中幼刻苦讀書順宗元統元年登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盃踰月即出之祁氏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黥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恚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乃起

董俊知仙黠必叛 元史

董俊字用章隨國王本華黎從征有功授龍虎衛上將軍俊嘗

謂木華黎曰金降將武僊點不可測終不為我用請備之木華
黎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帥陞橐城縣為永安州號其衆為匡
國軍事一妻俊已酉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據真定以叛

用人

人臣能任人適其用者

趙簡主用楊因國大治說苑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
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
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
在阿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

曹操用丁斐

魏書

丁斐字元衡初斐隨曹操操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
請操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
之漢獻帝建安末從操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
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
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
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
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
用如初

司馬文王用鍾會伐蜀魏書

司馬文王欲遣鍾會伐蜀而曹屬郃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
餘萬衆伐蜀愚謂會輩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
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

拍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辯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道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執文王將西梯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孫策釋慈著評

吳書

州刺史劉繇與太史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斬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慈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黨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關立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執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女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人山中捕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淮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人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即署門下督

曹操辟司馬懿

晉書

曹操為司空辟司馬懿懿知漢運方微不欲事曹氏辭以風痺
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為丞相又辟
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

段眷用楊裕五世尊重晉書

楊裕字士倫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忌而不能任浚敗裕乃
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
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勝之召以匏瓜自喻
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曹乎眷奉召
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
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
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况國相乎矧追蹤伊孔抑亦
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即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

五世也見尊重

何充許溫不文武才

何充晉穆帝時為宰相輔政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
時論以為宜依翼請以爰西藩物情充曰不結荆楚國之西門
豈帶彊故西隣勁蜀得賢則安勢弱則危豈可以白面年少當
此大任桓溫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謂庾爰之
肯避溫乎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爰使溫西爰之果不敢
事充每曰桓溫褚裒為乃伯賢若吾門下我可無勞矣

彭城王引用琰之北史

彭城王勰字彥和魏獻文帝第六子也幸琰之少知名號曰神
童後父冲雅所歎世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桓資給所須爰
同已子弱智舉秀才不行會時河內北山便故有隱道意會

辟為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乃應召

曹芝署用蘇瓊並史

蘇瓊字珍之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
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
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後同開府引為刑獄參
軍

彥範取用陽嶠唐書

陽嶠武后時舉八科辟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
右御史中丞桓彥範怨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
其意不樂彈押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惟
不樂者固與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

徐玠用冉氏治蜀宋史

宋理宗時余玠守四川播州冉氏兄弟雄傑有文武才隱居
中前後闖帥辟召堅不肯起聞余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
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筵抗禮賓館
之奉冉安之若素有筵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為設宴玠親
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玠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
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可明日更闕別館以
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墜畫地為
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人旬日請見玠冉人曰某兄弟
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
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
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游諸此若任得其人積
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

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功不敏諫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
議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雖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
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譴然同辭
以為不可玠怒曰成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
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
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无駐合州舊城
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
氣勢聯絡又屬嘉定前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

耶律楚材取士 元史

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
用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太宗曰果亦可官其

人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者
論分為三種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
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乘忠選王倚入侍 元史

王倚字輔臣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為宛平著姓富雄間里倚
為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
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
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
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

教化

能以教令化其民者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偏性而事勞煩教詔治猶未至也

子游以禮樂治民之記

言偃字子游哀公時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乘馬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蔡衍以禮讓化俗 後漢

王烈化盜為善 魏書
王烈獻帝時隱居不仕典籍娛心育人為務時國中有盜牛者

王烈化盜為善 魏書

王烈獻帝時隱居不仕典籍娛心育人為務時國中有盜牛者千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公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捨人也老父擊其杖問曰子前者代
吾捨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
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曰世有仁人
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
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

毛玠清恪化下

毛玠字孝先為魏太祖尚書僕射能自儉約雅亮公正在官清
恪其典選舉拔真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
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先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
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
行於是吏繫於上俗移于下民利于今稱之

田疇感信遼鄙

田疇字子春為劉虞從事虞為公孫瓚所殺疇欲為瓚復乃入
無山中營深險平曠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
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
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
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於遠近邊翕然服其威信烏
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憲之勸誘俗風

顧憲之字士思仕齊武帝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
者大半棺槨尤貴悉棄以筵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
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
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
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拘由風俗遂改

高祐治充風化大行北史

高祐字子集魏孝文時為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堂置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伍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蘇瓊感化普明不爭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瓊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爾而下淚諸訟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

辛昂勸民移俗北史

辛昂字進君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後尉遲迥表奏國以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處冷者吏人畏而愛之風俗外雜迥以昂遷於復表昂行成都令昂自將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爭訟誰可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并感德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感從其化

柳遐仁惠感下北史

柳遐字子昇周武帝時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具示耻而已

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

薛慎化及諸蠻北史

薛慎字伯讓周武帝時為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戎頌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禮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崩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詣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臝屬心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

有同華公

裴光龜屬風俗北史

裴光龜字備之周宣帝時拜華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復為華州刺史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賈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訟官人萬端千變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言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諱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

韓思彥感化夷獠唐書

韓思彥字真遠唐高宗時巡察劍南益州高貴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較尉宰飲以乳二人寤齧有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

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景駿化民為孝

韋景駿唐中宗時中明經歷肥鄉令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余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按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悔請自新遂為孝子

曹華立學設教

曹華唐憲宗時以軍功擢橫海節度副使充海軍副詔華往華至徐之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編請治免許之自正己盜齊魯俗益汗為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去乃為儒士春秋祀孔子立學官講誦斥家貴佐瞻給人乃

汪大猷感民不爭

汪大猷字仲嘉高宗時陰補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事及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民有爭財者大猷即諭以長幼之禮悅脫而退

薛臣慈友化民

薛臣字子思孝宗時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無師闕上辟實幕府用舉者改宣教即知饒州德興縣尊尚民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聞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

賽典亦以文風化蠻城

賽典亦世祖至元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無杭插祭麻子

弟不知讀書賽典亦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
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
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

德化

能以德感化於人者

郭伋感兒童竹馬後漢

郭伋字細侯光武時拜并州刺史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
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謀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
去託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
還之計部既還先期一日仍勿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道

王丹化鄉後漢

王丹字仲回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
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蠶者耻不致所皆兼功自厲
聚相率以故致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惡者輒曉其父兄使懲
責之沒者則贈給親自將護其有遺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
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尤武時徵為太子少

林宗革惡後漢

郭太字林宗桓帝時人善模成士類有左原者為郡學生犯法
是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豶豕梁甫之
臣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蓬瓊頤曰

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書而去或
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
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
有宋果者字仲乙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
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
有賈叔者字子厚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將弔
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乙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惡者叔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王烈感人向善 後漢

王烈字季方少所事陳寔以義行播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

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牛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
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有父遺劔於路行道一人見而
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遂而向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由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
其以德感人若此遺黃中董阜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舉
奉之大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
為商賈自穢得免

高鳳解爭後漢

高鳳字文通教授於西唐山中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
懷感投兵謝罪

任施化寇不入其鄉魏書

任施字子旃以至行稱漢靈帝時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施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旃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

郗原繫錢不取魏書

郗原字根矩漢靈帝時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謠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飲其錢以為社供

晉寧禮讓移於海表魏書

寧字幼安值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郗原王烈更

居比末無遺忘平注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
山為齋齋壞為室越海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以
書陳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寧所居屯落會井汶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
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汶以待之又使來者得而怪之聞知
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
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
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
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
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貌然若不可及即
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
焉

胡昭止暴 魏書

胡昭字孔明時百姓以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掠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憚遠役並懷擾擾民慈愷等因與兵殺縣主簿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張等遂南出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

王烈化俗 魏書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

也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常有暴人

任嘏禮教感人 魏書

任嘏字昭先遭值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常又與人共買生日各雇八匹後生日家來贖時價直六匹嘏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嘏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解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後汝所化率皆如此文帝時為黃門侍郎

朱冲禮讓 魏書

朱冲字巨容少好學晉武帝時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

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踏至行數悅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在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行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韓褒被囚息抄兵北史

韓褒魏廢帝時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褒以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褒固盡解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其衆怠縱伏繫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怨耳請一勿殺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

先遣道不拾遺晉書

先遣道不拾遺時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遠取之既而得袍

鍾傳祝火賊降五代史

鍾傳者乃洪州小校也黃巢亂所在盜起傳以州兵擊賊頗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值宗拜傳為鎮南軍節度使時危全諷據撫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向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降

王昭素敦厚化俗宋史

王昭素太祖時人也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徒

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蕭及李憚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
官府多就昭素次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朱嘗論高下
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所居室有椽木積
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
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價以
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

蕭服化邑人向善 宋史

蕭服字昭甫徽宗時進士第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古
得玉祥臥水池孟宗泣首臺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
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
為治化所致

許揖化欽賊來降 宋史

許揖字公履世祖時為徽州總管考滿去徽之績漢歌
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
惟七月乃使人諭之三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
省為驛召揖至命往詔之揖單騎趨賊壘眾見揖米皆拜曰我
公既來請署榜以付我揖曰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
會以參政高興代教化揖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

德政

能以德施於政事者

召公致詠甘棠之詩 事文類聚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此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
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
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後詠之作甘棠之詩

孔子止訟 說苑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雷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逞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其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寬猛遺愛 左傳

二十一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滂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有勞止流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迺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相鄭 左傳

鄭子產為相使鄰國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廩井有伍天人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饗將恐請田焉事許
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殺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遂還豐饗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
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播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詞之

鮑昱為治愛民

後漢

鮑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於子有智畧乃就謁請署中高郡長昱
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
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
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合繫獄當死長

劉平哀異憐其言令渡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劉平獸言

後漢 事文類聚

平漢光武建武初為金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
言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

鍾離遣囚

後漢

廣光武時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
廣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飲丞掾皆爭意曰
爾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
廣竟得以減死論

鄭弘白鹿

後漢

鄭弘字巨君顯宗時拜驩令躬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
物繫於通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驩獨致雨

熟永平中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鵝界不集遷淮陰太守消息
縣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毅而行弘怪
周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遠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鹿明府
必為宰相後果代邵彪為太尉

滕撫為令道不捨遺後漢

滕撫字叔輔順帝時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
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派愛于人在事七年績
不捨遺

陸康以恩信為洽後漢

陸康字季寧少仕郡以義烈稱靈帝時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
高陵令縣在邊垂得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旻將行康
曰旻到輒發民繕備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

冠蓋亦息

劉虞平訟 魏書

劉虞東海菘王之後為甘陵相甚得東土戎伏之心後以疾歸
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
謙歲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訟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
以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
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
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

田豫縱囚 魏書

田豫字國讓魏太祖時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
人在山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
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尉翁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

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

劉備得人 蜀書

劉備領平原相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皆歸焉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孫皎還女 吳書

孫皎仕孫權為郡護征虜將軍輕財能施善於交結嘗遣兵使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下令曰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後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

劉弘改法 晉書

劉弘為荊州刺史時鎮荊州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下穀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無復餘地當何謂邪遂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價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祖逖感民 晉書

祖逖字士雅東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款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張駿務農 晉書

張駿晉明帝時進位征西大將軍持節都督鎮扶風善撫御有

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
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晉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王祥歌謠 晉書

王祥字休徵魏文帝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徐州別駕祥固辭
弟覽勸之為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
勵兵士征討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
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王蘊開倉賑卹 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
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生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
蘊所是非時晉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為
人者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

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苦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
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
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收無所恤也於是
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
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也百姓歌之

夏方岳 晉書

夏方岳時拜右將軍遷五官中郎將魏晉吳堂乘車行必
讓路武帝吳平於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岳涕泣
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荀勗以德致鳳 事文類聚

荀勗字公然除太原掾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
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沈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樂之如時雨

慕容恪以德綏眾 晉書

慕容恪燕主慕容雋之弟也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收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喻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羅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察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

方明政體 南史

宋武帝受命謝方明進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賤兼濟

景業遺像 南史
景業字景業善容止宋武帝時為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兵部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手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錫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復還百姓綠汚水悲泣設祭於塢山為立祠謚曰昭侯

景業遺像

道產治化 南史

盜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侯宋文帝元嘉三年累遷梁
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
尉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廢夷前後不受化者
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子良敦義好古

南史

齊竟陵王蕭子良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在宋敦義愛古郡人
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人給其薪蘇郡中有
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功事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
以致誠使歲獻扇筆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
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

以償

村建安民

南史

蕭子良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
史稱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
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
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
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

蕭疑納善

南史

齊蕭疑高帝第二子也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
寧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
善待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垣懷納善側席恩政王儉與疑書曰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定須續理公臨蒞南爾英風懋
穆江漢采蘇八荒慕義虞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春月
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林哉

范雲郡稱神明 南史

范雲字彥龍齊明帝時為始興內史書郡不得亡奴婢悉行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訟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方雜工作雲悉皆遣役並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被害不則盜之遺害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閉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樂預媪哭 南史

樂預字文介齊明帝時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七十擔擗簞箕道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漢中曰失樂令誰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蕭藻推善 南史

蕭藻梁武帝天監元年為益州刺史至是徵為太子中庶子初藻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藏綺縠錦繡為一室號曰外府藻至郡悉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陳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安有匹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雍充二州刺史頗益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

蕭秀美績 南史

蕭秀美績 南史

梁武帝兵至新林蕭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
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惠景亂後累被兵單人
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
息多及為荊州刺史郡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
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偽弟所殺乃為云
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又為郢州刺史加都督
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
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日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
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
作蕭裕以賜凍者

蕭恢美行

蕭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

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
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歲殯恢下車
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
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
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
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

蕭愔誠感

梁蕭愔為都督荊州刺史武帝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
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愔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
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
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愔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
處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愔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

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曾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
江溢堤壞愴親率將吏冒雨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我請避
焉愴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死乃登堤歎息終日
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驚走登屋緣樹愴募人救之
洲人皆以免吏人數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羨焉

王志施粥南史

王志王曇首之族也梁武帝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
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飲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
積馬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

蕭暎載粟振貧南史

蕭暎字文明梁武帝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服闋
與太守郡累不稱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
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羨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
入吏懷之常載粟帛游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
多所尋履

褚翔枯樹更生南史

褚翔字世舉梁武帝時為義興太守在政濼已省繁苛去時費
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
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
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張績政化南史

張績梁武帝時為湘州刺史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

疾吏役及關市成遲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受陵衡陽等郡
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
田二頃皆異畝同類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
大寧

蕭脩自歆 南史

梁武帝以蕭脩識量宏遠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
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胃有田一頃將
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庶勸脩捕之脩
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捕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
至食蟲遂盡洵有膏腴見之具言於武帝爾書勞問

任昉恤民 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踐祚初為黃門侍郎後為義興太守

秋秦米豆為粥饑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者甚多
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糶八百
餘石坊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既
弟洽從坊共為山澤游及後代登舟止有給七匹

蕭象德感獸死 南史

蕭象字世翼梁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
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
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
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
卿加待中兼遷秘書監薨諡曰敦

寇讚無安流民 北史

寇讚字奉國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峻非禮不動待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太宗時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策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強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

豎眼德化 北史

傳豎眼魏明帝時歷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事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勅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觀人與賞武甚嘉之

李訢興學 北史

文成為太子時李訢為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繕學及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忘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子欲抑亦師傳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

麒麟省刑 北史

韓麒麟魏孝文帝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

慶慙懼而退

揚逸感民北史

揚逸字導道仕魏莊帝為光州刺史擅貨粟賑饑民存活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揚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被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

孝偉招撫北史

孝偉魏莊帝時為滎郡太守郡經葛榮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

長孫儉自罰勸人北史

長孫儉西魏文帝時周文表為荊州刺史東陸道行臺僕射時郡縣令泉際為百姓所訟推投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尚相自罰捨際不用於是屬城諸勸莫敢犯法文帝賜儉書勞之儉清正率下無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而放之刑雖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情為儉撰清德樓祠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

賀蘭祥仁愛北史

賀蘭祥字盛樂西魏文帝時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

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
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曰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欵附祥隨
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
發掘古墓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收
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
遂息

張華原感獸食獸北史

張華原字國滿西魏文帝時為兖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
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駃食猛獸咸
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

寬種樹北史

本生寬臨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壟
免備復行旅又得庇蔭大師宇文泰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
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
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述祖政化盜息北史

鄭述祖齊文宣帝時遷兖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兖州於鄆城南
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
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
慟察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
將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
風教猶尚同

孟業以寬惠致祥北史

孟業字敬業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業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教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

李繪墾田足民北史

李繪仕齊為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闢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闢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墾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魏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

房豹甘泉北史

房豹甘泉人後主為西河太守政貴清靜其時甘泉郡頗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教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宇文憲治蜀北史

宇文憲仕魏授大將軍武成初除憲益州總管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父宇文泰秉魏政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偏問元龜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泰曰刺史當撫眾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泰以憲年尚幼未之遣及周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幅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

劉瑋服袞北史

劉璠字寶義仕周明帝為內史中大夫遷同和郡守其治陽城
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啟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郭衍屯田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封強國公及隋文帝禪代
大被親昵開皇五年授瀛州賑饑民上大善之遷授荊州總管
所部有恒安鎮北接瀋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
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

元蔚救患北史

孫景茂字元蔚隋文帝時為曹州司馬遷兗州刺史法令精
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咸俸祿為醫藥
多者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

劉曠無繫囚北史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隋文帝時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
有諍訟者輒丁寧抗以義理不加繩効各負引谷而去所得俸
祿賑施窮之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貧
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因嘗生草庭可
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訟路將送數百里不絕

德深老幼號泣北史

魏德深初仕隋文帝為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尋轉
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欷流涕語不成聲
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
皆如見其父母

趙斐化民北史

趙嬰字通賢隋文帝時為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嘗有人盜嬰田中蒿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賦宣風化彼何罪也愬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其化民如此

辛公義慈母 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疲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善惡故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殺那得不死爾死後蓋汝等勿移信之諸病家子孫感謝而去後人有

齊書中於伊其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如相慈愛其風以化

令狐熙瑞應 北史

令狐熙字長熙隋文帝時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隋文帝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位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辛公義民無諍訟 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問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遭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闔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僕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

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請訟者鄉問父老暹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郎茂化民 北史

郎茂字慰之仕隋文帝為衛國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教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叔畧立碑 北史

叔畧仕隋文帝加大將軍安定郡公遷相州刺史改為常山郡文帝降璽書褒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立碑

公孫景茂隋文帝時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備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景茂化民 北史

唐臨字本德高祖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鎡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不許臨曰有

唐臨約囚 唐書

唐臨字本德高祖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鎡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不許臨曰有

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高士廉督厲風俗 事文類聚

高士廉唐高祖時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
父母病皆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
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元膺化盜 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唐太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
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
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
愧悉避境去

仁傑縱民就田 唐書

仁傑字懷英武后時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一民

有言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渡民萬一虜來吾自為之
若事悉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儀轉州郡
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狄仁傑疏釋註設 事文類聚

狄仁傑唐武后時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十人論
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註誤至此有詔悉誦戍邊囚出
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
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王峻治桂百姓賴之 唐書

王峻中宗時為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
謝永暉始築羅郭罷戍卒煉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
賴之後求歸上象州人詣闕留有詔往惟冠暴戶口彫瘵

即留以須政成在桂踰暮年人丐刻石頌德

呂諲立祠唐書

呂諲肅宗時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諲初在朝不稱任
職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
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
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

崔衍恤民唐書

崔衍字著遠德宗時為豫州刺史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
耗竭章舉劉贊裴肅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
萬皆倍直市于州民匱乏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歲用度
先折及轉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
衍之績有素也

仲舒減燕唐書

仲舒字弘中德宗時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德輿民
抵死不絕穀數斛易十酒仲舒罷穀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
銀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旱民賦不入
歎曰我當減燕樂為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
廟者皆驅出境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為科條初若煩
雜久皆稱其便

韓愈愛民唐書

韓愈字退之以張建封辟為武寧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
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袁滋慈惠為本唐書

袁滋字德深仕唐德宗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
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
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召為左
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遊行蒼老遶道不得去於陵使
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李愿縱馬 唐書

李愿憲宗元和初領夏綬銀青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
愿署牒于道以金贖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
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馬境內肅然

韓愈贖隸 唐書

韓愈憲宗時為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
入之愈悉計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其甚為

韋丹興利 唐書

韋丹字文明憲宗時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
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才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
則為屋而焚丹召工教為屋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
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
費不貲者昇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
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
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濬凡為陂塘五百
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發其糧亡三千斛
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為簿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
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李絳止獵唐書

李絳字深之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出為華州刺史吐突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憲宗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表即行法矣州有捕鵝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大威府并罷之

德裕化俗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憲宗時授御史中丞出為浙西觀察使俄而牛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竄買易直隕濟州賚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贖兵難餘而均故士無怨再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機祥也雖父母屬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愚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教違約者願賞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李絳去虎唐書

李絳公垂恭宗時遷滄州一州刺史霍山多虎絳去虎之機非發民助射不能止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公綽服虜唐書

柳公綽文宗時為河東節度使歲惡樽節用度糶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米市所約皆厚勞饒兵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曉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鬪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

德裕變俗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文宗即位出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先是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條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徠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高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寔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

韋宙教民唐書

韋宙宣宗時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歟乃斥官下科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舟人輒享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糶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自十日負糶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順源生

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常為牛牛不之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墾田時有官署號破洞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負者猶數十力不死則不運至淫奔者宙脩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群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辦具謂之起益後為解素喧呼疾斷宙至一切禁之

崔俊放糶唐書

崔俊字德長性介繫矜己之清視賦負者若難以蘇州刺史奏請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蓋不卹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糶以重困民則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賞物益饒

李德便民金史

李愬字子友熙宗天眷二年進士除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
據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膏結備警急用度愬曰
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調急夫數
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前愬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見
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
鄆縣街陌間聽民作廩舍取其敞直至是罷之一切撤毀地郡
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去初時然後止
愬獨教民撤治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

李儉救荒金史

李儉熙宗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憲州軍事判官累官至太
原少尹世宗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
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

才以編之廣應建官二階遷同知廣寧尹勳學士承旨時丞相
失業乃借借粟留其一歲之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所以救民
借亦獲利

伯雄惠政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時登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承旨時丞相
石琚致仕顯宗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楊伯雄可時論以琚舉
得其人以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官僚有詭隨者
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
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
中尹

鄭留德化金史

潘察鄭留字文叔世宗時遷陝西路按察使西京人李安兄弟

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核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莫孔子
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悌數
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
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軍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空
賜錫宴錢以褒之

趙秉文為政寬簡金史

趙秉文字周臣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世宗大定二十五年進
士第為寧遠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
至先榜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
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

齊本寬明金史

齊本名孫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朝

齊本名孫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朝
齊本名孫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朝
齊本名孫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朝
齊本名孫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朝
齊本名孫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朝

完顏瞻撫集流民金史

完顏瞻撫集流民金史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宣宗時以保延安叻遷元帥左監軍權
重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哀宗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
奏請兩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合達奏
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猶復
稼之利

戚綸以詩化民宋史

成綸字仲言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徙知太和縣父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訃千里餘儀詔起復茲職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為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中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

昭述服民 宋史

李昭述字仲祖太宗時累遷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勸眾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餓者眾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吐蕃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河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賊自是復為暴比去眾遮道羅拜指妻曰嚮非公無黃頭矣

薛奎字陳 宋史

奎字宿藝太宗時舉進士第為隰州推官後為益州府丞與妻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以褒諭不許成都民稱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予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子母遂如初

陳堯叟正俗愛人 宋史

堯叟字唐夫太宗時進士甲科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祕書丞堯叟陳頴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舟遷廣南西路轉運使頴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柱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嗚死

齊賢革弊 宋史

張齊賢宋太宗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

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以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為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馬亮寬刑招舶宋史

馬亮字叔明舉進士真宗時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宣州陳

陳招來之明年至皆倍其初珍貨大集朝發遣中使賜宴

范諷郵民宋史

范諷字補之真宗時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持去不爭諷辨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為縣存恤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滿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

王質出錢與民賜衣遺盜宋史

王質字子野真宗時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賞以辨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子之吏捕盜入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趙槩愛民寇不忍犯宋史

趙槩字叔平仁宗時累遷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之乃起知濰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

純仁植桑宋史

純仁字堯夫仁宗時以著作佐郎出知襄城縣襄城民不樂稅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之

歐陽脩不苛急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其政簡動見義勇為雖機察在前觸發之不暫放迨流離至于再至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察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論議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嚴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劉敞民不苛急宋史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知揚州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壞